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法篋第一

將為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膝固高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高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同吾之所布未釋之所刺方二十餘里間四境之內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焉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為大盜積為大盜守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

應變之具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敗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呂註攝絨膝固高鑄以防法篋發匱之盜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為大盜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以守四境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疑獨註法者潛開也攝絨膝固高鑄此世俗之知禦小盜而已大盜至則負揭而趨向之絨膝非唯不能禦盜適足以資盜也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為大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為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絕棄之也田成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

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為天下之所寄託者皆執轡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郭虛註知謂造篋匱絨膝高鑄者積謂聚斂實貨而言聚者聖謂嘗符節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且齊國之創制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庸齋云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絨膝高鑄者世俗之知也穴室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道

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邪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胙陸之欲充之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之不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蓋英雄之說中未有不及為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為君而又禁民為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千古英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行於世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莖弘胞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括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揚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及為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為人無身賤事無真偽尚聖法則天下吞聲闔服此乃禁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括擊聖人而我撲自全

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矣。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盜止而華尚之迹都去矣。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禁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則小盜之所因大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為彼用，是以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鈎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以示人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

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唇齒以沉相因，魯酒邯鄲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撻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壅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之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勇義知仁，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為

大盜而已。盜之所謂道者，妄意所藏，先入後出，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者為小盜，跖得其全者也。莊子嘗寓言於雜篇，與吾夫子為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用不同耳。善人則資五者以立，已惡人則資五者以為盜。善惡皆本於人心，而天下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莊子所以深矯之，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人之偽人，自襲其迹，以為偽所謂撻擊聖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禪家所謂我當時若見釋迦瞿曇出世，一棒打殺，意同縱舍盜賊，亦欲息詐偽耳。川谷之水相通，丘淵之土相資，喻聖人之迹，大盜所資，聖人已死，絕聖棄知之意，大盜不起，爭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絕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也。夫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治天下之具。莊子意謂凡涉形器法度者，皆大盜所資為盜，而至於竊國，則斗斛權衡符璽

皆為所有而刑賞自已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認認然唯此之為賴其權一墜姦人之殺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田成子之事是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轉萬化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機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行萬物於術內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詳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當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為惡者無害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卮耶圓其可以齒寒而卮耶圓而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遺其有迹之累也

○碧虛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之顯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若四子者皆矜知誇聖而自取滅亡又惡知至知至聖哉聖知大盜相因者也聖知生則大盜起大盜止則聖知亡捨擊聖人絕棄之也縱舍盜賊不貴貨也聖知泯絕民性淳厚天下平而無事矣夫竊仁義聖知者欲其貴也盜金寶珠玉者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

○禁哉
○厲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自利也為盜之道是莊子撰出以譏世其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唇齒川谷之喻明聖人不為盜設反為大盜之資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而制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國諸侯篡

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既為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有用刑以禁止之者皆憤世而為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為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踈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臣之幸也欲證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為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以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恃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為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魯酒卮耶

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益
跡也宜矣且竊鈞者受制於聖知之法
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
為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
之脫淵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
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易嘗
不法聖人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
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
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
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
當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
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
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
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有當
用聖人處若易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
死聖人不死此不可易者餘易為聖知

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
是聖知無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立八

武林道士楷和秀學

法篋第二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搃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盟而民朴鄙摺斗折衡而民不爭殫
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摧亂六律
鏘絕竿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舍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擲工倮之指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鏘矣人舍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揚墨師
曠工倮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寶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
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
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
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